# 青海杂记

吴力伟

雁南飞 孔祥秋 摄

### 装机器

一到西宁就感觉到凉爽。这是一种干燥气候里的舒适。高原地区黝黑的肤色，是在离天空更近的地方、更多紫外线照射的结果。接机的驾驶员，以及随后偶遇的人，都喜欢说："你们内地人皮肤白，显年轻。"也许是这样，但朋友的秘书，也是在生活在高原地区，白白净净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
朋友安排下属协助安装机器、进行测试。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，但青海的房子都没有阳台，没有办法安装机器。朋友又不在西宁，我有点犯难，尝试着跟西藏山南的朋友联系，他很快就答应过来帮忙。西宁蓝得无法形容的天空下，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总得等西宁的朋友回来见上一面。下午的时间空出来了，我毫不犹豫地去塔尔寺。第二天上午，与朋友见面，他的思路还是很宽的，说，没有什么困难不是可以克服的，甚至可以创造奇迹。他这么说，我就宽心多了。

### 羊与羊肉

人类最无耻的表现之一是看到羊，就想到美味的羊肉，我这样写，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在青藏高原，树是极少见的，即使在西宁这样海拔相对较低的城市里，树的种类也很少。高原一望无际，即便越过起伏的山脉，见到的一定还是草原。青海广袤的土地上，人烟稀少，大量的牛羊中必然有上好的牛羊，以及它们的肉。如此美妙的牧场，只要气候没有太大变化，就不会因为过度放牧而导致土地沙化。人类越过自己边界的贪婪才是罪魁祸首。

无论在青海湖藏族老乡家里，还是西宁的餐馆，羊肉最好的烧法是加盐水煮，鲜美。

### 青海湖

远看近观，青海湖都蓝得纯粹，这种蓝无论如何变化，总是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湖天一起蓝，蓝成一色，天上的白云不是底子，是思绪，漂浮在天地间。即使青海湖被围起来，但也锁不住弥漫在天地之间满眼壮观的妩媚。

最无趣的是乘坐豪华游轮在湖里转上一圈，成群结队的人，漫无目的地乘船在湖里绕一圈，除了打扰这一片安宁以外，不知道还有何意义？我也是无趣者之一，但暗自下定决心，从此再不会这么干。

西部的夜晚迟到好几个小时，整个下午，什么都不想，随口聊闲天，聊虞美人。远处而来的羊的低吟，仿佛手机震动的铃声；藏族妇女打扫着屋边的牧草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；随风飘来的花香有一阵，无一阵，藏族大妈说这是"大宝油"的味道，不得不佩服大宝公司化妆品的影响力。夜幕降临是九点左右的事，远处的启明星耀眼地亮着，有月亮大小，这是高原才有的星星。在亮着灯的街道，随行的天文爱好者，竟然用手机拍出北斗七星，这里离天更近。

路上有广告："缺氧不缺信仰。"我想，什么都不想，减少大脑无价值的活动，应该是对付缺氧的有效方法之一。啥都不想，自然是最好的信仰。万籁俱寂里，闭上眼睛，体会物我两忘。

在回程飞机上睡觉，我开始怀念这样的安静、安宁。

### 龙羊峡

从青海湖到曹家堡机场，顺道过龙羊峡。这里的黄河水是一片碧绿，深邃又干净，蓝蓝的天下蓝蓝的河，不是水天一色，是高原上的大地、峭壁、碧水互不干扰，自成一体，又浑然天成，没有妥协，也不可能分割。龙羊峡大坝并不需要浩大，这么好的地形，无需兴师动众。寸草不生的峡谷，壁立千仞，黄河之水宛如平镜，一种静止、宏大之壮观扑面而来，但只要换个地方，大峡谷又跑到了脚底，可以俯视。高原的基础高度，创造了人类视觉无限的审美视角。干燥少雨的黄河上游，几千年来，源源不断滋养着这条伟大的母亲之河。

自古以来，很久的时间里，中国人生活在大海和青藏高原之间，这里曾是一片角力场，习惯称东部为内地的青海人，潜意识里应该认为自己的家乡就是边关。

风，无人，无鸟鸣，无狗吠，整个旷野都是自己的。真好！

从这块坡地往下看，那些黑白相间，还冒着烟火味的村落很渺小啊，它们像隐在山水画里的白墙和黑瓦一般，只有拳头那么大。哑巴看着看着，就想在这里建造一座房子，再养上一条哑犬，最好还有一柄鱼叉。房子不用太大，能遮风避雨安静发呆就好了，呆久了的时候，哑犬会挨着他。

其实，哑巴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，没有人知道他还有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房子。当他苦闷心烦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里；当他受欺挨打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里；当他生病养病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里；当他憧憬未来的时候，也可以来这里……这里的气息实在太好了，这里的太阳暖阳阳的，暖得……想死。

# 哑巴在发呆

许洁

哑巴躺在枯草地上，像那些云彩似的，一动不动。但云彩终归是要动的，或者变成雨。哑巴仍然躺在枯草地上，一动不动。他太累了。太阳从云缝里挤出脑袋，明晃晃地闪着哑巴的眼。七彩的肥皂泡，把哑巴整个给包围了。

一架飞机从低空嗡了过去，越过了对面的大平塘。大平塘水晃动了一下，泛着清幽幽的亮光。绿藻和荇菜已经缓过神来了，有小白条在下面不停地挠着痒痒。对岸不断壮大的栾树林仍旧光着枝丫，枝头上有黄灯笼，怀着胖胖的种子。哑巴知道，这些灯笼里胖胖的火种，正在等着一阵劲风呢。当劲风吹过，火种就会长成树，树又会长出很多的灯笼。

哑巴坐了起来。他突然发现栾树很有劲，可以生出那么多的种子来。这些栾树，好像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，它们该生则生，该长则长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逃避什么，是在逃避他人，还是自己？

他发现屁股下的草芽已经躲不住身子骨了，枯草味夹杂着青草香，他特别喜欢。面前的池塘是一面镜子，水中的天很透澈、很明净，无欲无求，无私无畏！他喜欢这么坐着，无

# 黄心乌

程耀恺

大寒为冬季最后一个节气，阴历十二月二十日。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引《三礼宗义》称："大寒为中者，上形于小寒，故谓之大。寒气之逆极，故谓之大寒。"此时，天上雪飞，地上冰坚，长江以南的菜园，琼枝玉叶，顿成枯枿，而北方的大白菜，也乖乖躲进地窖；腊菜亦徒有其名，腊月没到，早就躺进腌菜坛里睡大觉；至于雪里蕻，却是见雪比谁都跑得快。唯有江淮间的黄心乌，非但不畏严寒，还特意把自己打扮成里黄外绿的鲜花，悠然自得地开放在雪野里，不为装点江山，只为千家万户的餐桌，丰盛美满。

黄心乌的粗纤维少，含糖量高，适口性强，又具有超强的耐寒能力，在大雪掩盖之下，仍旧生机盎然。白茫茫大地之上，万物萧索，却因如花似玉的黄心乌的存在，为单调的雪景，平添一道悦目的色彩。

黄心乌旧称"踏地菘"。"菘"即白菜，"踏地"是指其互生的叶片，不拔高，看似贴地而生。至于黄心乌的"乌"，大约是指其外围叶片的深绿，故简称为"乌菜"。黄心乌的收割有两法，可整棵铲，也可自外围，一片一片掐，保留其菜心，让它继续生长。

大约从小寒开始，黄心乌就成了合肥各大菜场的主打蔬菜。大寒次日，我到三中对过的四湾菜场，买干渣肉，干渣肉的名气大，但只有宋氏一两家店铺，有点专卖的味道。黄心乌则从南到北，一条街比比皆是，两块钱一斤，价廉物美。顺手买了五块钱的，塑料袋塞得满满的。卖菜大妈不无骄傲地对我说：这是我们安徽才有的蔬菜，买回家，炒、烧、烫、煮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

老伴用黄心乌做了两道菜：一盘黄心乌烧豆腐，一盆蹄膀熬黄心乌。豆腐煎得两面焦黄，黄心乌烧得软糯，入口即化；蹄膀汤本可以兑大白菜，或者山药，然而仍旧隔膜，荤是荤素是素，放进黄心乌一熬，大不一样了，二者就像融为一体似的，难分荤素，味道绝美。难怪苏轼称赞："白菘似羔豚，冒土出熊蹯。"

黄心乌这两种吃法，算是我家的传统。很小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季节，大伯家断了菜，我从菜园铲了一小篮黄心乌，送给大妈，中午大伯留我吃饭，同样是这样菜，不同的是，大伯在毛边纸上抄了范石湖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的几句诗："拔雪挑来踏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醲。朱门肉味无风味，只作寻常菜把供。"我浏览一遍，心想这是要考考我了，便谦恭地等着大伯开口。大伯问：懂吧？我点点头。大伯说：踏地菘就是你送过来的黄心乌。哎呀，一千年前的范老大人，就知道今天有场雪，也知道今天有人到菜园挑乌菜，此诗或许他为我们事先写好的吧。好了，趁热先吃菜再上饭，让那个"醲"字，从纸上走进我们的嘴上吧。——向来不苟言笑的大伯，今天是怎么啦？到底是黄心乌的味道出众？抑或诗的味道不寻常？我当时没弄清所以然，但这事却记下一辈子了。

大伯一介布衣，却饱读读书。我上高中时，放寒假，再次品尝大妈烧的黄心乌，那时处于求知欲望极强的年纪，便向大伯问起"菘"字的由来。他伯说：白菜最先叫"葑"，味苦，不可口。东汉时期，南方人将葑培育成味道不苦的蔬菜，因"凌冬晚凋，四时常见，有松之操"而以"菘"名之。菘后来与北方的芜菁杂交，才有了如今的白菜。范石湖把黄心乌叫作踏地菘，或许是有历史缘由的吧。